明史/卷32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二百十四　外國七 ◄

明史
列傳第二百十五　外國八
韃靼

► 列傳第二百十六　外國九

韃靼

韃靼，即蒙古，故元後也。太祖洪武元年，大將軍徐達率師取元，元主自北平遁出塞，居開平，數遣其將也速等擾北邊。明年，常遇春擊敗之，師進開平，俘宗王慶孫、[1]平章鼎住。

時元主奔應昌，其將王保保據定西為邊患。三年春，以徐達為大將軍，使出西安擣定西；李文忠為左副將軍，馮勝為右副將軍，使出居庸擣應昌。文忠至興和，擒平章竹貞，復大破元兵於駱駝山，遂趨應昌。未至，知元主已殂，進圍其城，克之。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妃嬪、大臣，寶玉圖籍。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獨以數十騎遁去。而徐達亦大破王保保兵於沈兒峪口，走之。太祖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，謚元主曰順帝。於是故元諸將江文清等、王子失篤兒等，先後歸附。獨王保保擁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居和林，屢詔諭之，不從。

五年春，命大將軍徐達、左副將軍李文忠、征西將軍馮勝率師三道征之。大將軍達由中路出雁門，戰不利，守塞。勝軍西次蘭州。右副將軍傅友德先進，轉戰至埽林山，勝等兵合，斬其平章不花，降上都驢等所部吏民八千三百餘戶，遂由亦集乃路至瓜、沙州，復連敗之。文忠東出居庸至口溫，元將棄營遁，乃率輕騎自臚朐河疾馳，進敗蠻子哈剌章於土剌河，追及阿魯渾河，又追及稱海，獲其官屬子孫并軍士家屬千八百餘，送京師。

達等尋召還。明年春，遣達、文忠等備西北邊。元兵入犯武、朔，達遣陳德、郭子興擊破之。未幾，達等復大破王保保兵於懷柔。時元兵先後犯白登、保德、河曲，輒為守將所敗，獨撫寧、瑞州被殘，太祖乃徙其民於內地。

七年夏，都督藍玉拔興和。文忠亦遣裨將擒斬其長，而自以大軍攻高州大石崖，克之，斬宗王、大臣朵朵失里等，至氈帽山斬魯王，獲其妃蒙哥禿。秋，太祖以故元太子流離沙漠，父子隔絕，未有後嗣，乃遣崇禮侯北歸，以書諭之。又二年，其部下九住等寇西邊，敗去。

洪武十一年夏，故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卒，太祖自為文，遣使弔祭。子脫古思帖木兒繼立。其丞相驢兒、蠻子哈剌章，國公脫火赤，平章完者不花、乃兒不花，樞密知院愛足等，擁眾於應昌、和林，時出沒塞下。太祖屢賜璽書諭之，不從。十三年春，西平侯沐英師出靈州，渡黃河，歷賀蘭山，踐流沙，擒脫火赤、愛足等於和林，盡以其部曲歸。冬，完者不花亦就擒。明年春，徐達及副將軍湯和、傅友德征乃兒不花，至河北，襲灰山，斬獲甚眾。

時王保保已先卒，諸巨魁多以次平定，或望風歸附，獨丞相納哈出擁二十萬眾據金山，數窺伺遼。二十年春，命宋國公馮勝為大將軍，率潁川侯傅友德、永昌侯藍玉等，將兵二十萬征之，還其先所獲元將乃剌吾。勝軍駐通州，遣藍玉乘大雪襲慶州，克之。夏，師踰金山，臨江侯陳鏞失道，陷敵死。乃剌吾歸，備以朝廷撫恤恩語其眾，於是全國公觀童來降。納哈出因聞乃剌吾之言已心悸，復為大軍所迫，乃陽使人至大將軍營納款，以覘兵勢。勝遣玉往受降。使者見勝軍還報，納哈出仰天嘆曰：「天弗使吾有此眾矣。」遂率數百騎詣玉納降。已，將脫去，為鄭國公常茂所傷不得去。都督耿忠遂以眾擁之見勝，勝重禮之，使忠與同寢食。先後降其部曲二十餘萬人，及聞納哈出傷，由是驚潰者四萬人，獲輜重畜馬亙百餘里。勝班師，都督濮英以三千騎殿，為潰卒所邀襲，死之。秋，勝等表上納哈出所部官屬二百餘人，將校三千三百餘人，金銀銅印一百顆，虎符牌面百二十五事，馬二百九十餘匹，稱賀。太祖封納哈出為海西侯，先後賜予甚厚，并授乃剌吾千戶。

納哈出既降，帝以故元遺寇終為邊患，乃即軍中拜藍玉為大將軍，唐勝、郭英副之，耿忠、孫恪為左、右參將，率師十五萬往征之。冬，元將脫脫等降於玉。明年春，玉以大軍由大寧至慶州，聞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，從間道馳進，至百眼井哨不見敵，欲引還。定遠侯王弼曰：「吾等奉聖主威德，提十萬餘眾，深入至此，無所得，何以復命？」

玉乃穴地而爨，一夜馳至捕魚兒海。黎明，去敵營八十里。時大風揚沙，晝晦，軍行無知者，敵不設備。弼為前鋒，直薄之，遂大破其軍，斬太尉、蠻子數千人。脫古思帖木兒以其太子天保奴、知院捏怯來、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，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五十餘人、渠率三千、男女七萬餘，馬駝牛羊十萬，聚鎧仗焚之。又破其將哈剌章營，盡降其眾。於是漠北削平。捷奏至，太祖大悅，賜地保奴等鈔幣，命有司給供具。既有言玉私元主妃者，帝怒，妃慚懼自殺。地保奴出怨言，帝居之琉球。

脫古思帖木兒既遁，將依丞相咬住於和林，行至土剌河，為其下也速迭兒所襲，眾復散，獨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偕。適咬住來迎，欲共往依闊闊帖木兒，大雪不得發。也速迭兒兵猝至，縊殺之，并殺天保奴。於是捏怯來、失烈門等來降，置之全寧衞。未幾，捏怯來為失烈門所襲殺，眾潰，詔朵顏等衞招撫之，來降者益眾。二十三年春，命潁國公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，定遠侯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王，征咬住及乃兒不花、阿魯帖木兒等。燕王出古北口，偵知乃兒不花營迤都，冒大雪馳進，去敵一磧，敵不知也。先遣指揮觀童往，觀童舊與乃兒不花善，一見相持泣。頃之，大軍壓其營，乃兒不花驚欲遁，觀童止之，引見王，賜飲食慰諭遣還。乃兒不花喜過望，遂偕咬住等來降。久之，乃兒不花等以謀叛誅死，敵益衰。太祖亦封燕、晉諸王為邊藩鎮，更歲遣大將巡行塞下，督諸衞卒屯田，戒以持重，寇來輒敗之。而敵自脫古思帖木兒後，部帥紛拏，五傳至坤帖木兒，咸被弒，不復知帝號。有鬼力赤者篡立，稱可汗，去國號，遂稱韃靼云。

成祖即位，遣使諭之通好，賜以銀幣并及其知院阿魯台、丞相馬兒哈咱等。時鬼力赤與瓦剌相仇殺，數往來塞下，帝敕邊將各嚴兵備之。

永樂三年，頭目埽胡兒、察罕達魯花等先後來歸。久之，阿魯台殺鬼力赤，而迎元之後本雅失里于別失八里，立為可汗。

六年春，帝即以書諭本雅失里曰：「自元運既訖，順帝後愛猷識理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傳，瞬息之間，未聞一人善終者。我皇考太祖高皇帝於元氏子孫，加意撫恤，來歸者輒令北還，如遣脫古思帖木兒歸，嗣為可汗，此南北人所共知。朕之心即皇考之心。茲元氏宗祧不絕如線，去就之機，禍福由分，爾宜審處之。」不聽。

明年，獲其部曲完者帖木兒等二十二人，帝因復使給事中郭驥齎書往。驥被殺，帝怒。秋，命淇國公丘福為大將軍，武城侯王聰、同安侯火真副之，靖安侯王忠、安平侯李遠為左、右參將，[2]將精騎十萬北討，諭以毋失機，毋輕犯敵，一舉未捷，俟再舉。時本

雅失里已為瓦剌所襲破，與阿魯台徙居臚朐河。福率千騎先馳，遇游兵擊破之。軍未集，福乘勝渡河追敵，敵輒佯敗引去。諸將以帝命止福，福不聽。敵眾奄至，圍之，五將軍皆沒。帝益怒。

明年，帝自將五十萬眾出塞。本雅失里聞之懼，欲與阿魯台俱西，阿魯台不從，眾潰散，君臣始各為部。本雅失里西奔，阿魯台東奔。帝追及斡難河，本雅失里拒戰。帝麾兵奮擊，一呼敗之。本雅失里棄輜重孳畜，以七騎遁。斡難河者，元太祖始興地也。班師至靜虜鎮，遇阿魯台，帝使諭之降。阿魯台欲來，眾不可，遂戰。帝率精騎大呼衝擊，矢下如注，阿魯台墜馬，遂大敗，追奔百餘里乃還。冬，阿魯台使來貢馬，帝納之。

越二年，本雅失里為瓦剌馬哈木等所殺。阿魯台已數入貢，帝俱厚報之，并還其向所俘同產兄妹二人。至是，奏馬哈木等弒其主，又擅立答里巴，願輸誠內附，請為故主復仇。天子義之，封為和寧王。自是，歲或一貢，或再貢，以為常。

十二年，帝征瓦剌。阿魯台使部長以下來朝會。賜米五十石，乾肉、酒糗、綵幣有差。十四年，以戰敗瓦剌，使來獻俘。十九年，阿魯台貢使至邊，要劫行旅，帝諭使戒戢之，由是驕蹇不至。

阿魯台之內附，困于瓦剌，窮蹙而南，思假息塞外。帝納而封之，母妻皆為王太夫人、王夫人。數年生聚，畜牧日以蕃盛，遂慢我使者，拘留之。其貢使歸，多行劫掠，部落亦時來窺塞。二十年春，大入興和。于是詔親征之。阿魯台聞大軍出，懼，其母妻皆詈之曰：「大明皇帝何負爾，而必為逆！」于是盡棄其輜重馬畜于濶濼海側，以其孥直北徙。帝命焚其輜重，收其馬畜，遂班師。

明年秋，邊將言阿魯台將入寇。帝曰：「彼意朕必不復出，當先駐塞下待之。」遂部分寧陽侯陳懋為先鋒，至宿嵬山不見敵，遇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降。帝封為忠勇王，賜姓名曰金忠。忠勇王至京師，數請擊敵自効。帝曰：「姑待之。」

二十二年春，開平守將奏阿魯台盜邊，羣臣勸帝如忠勇王言。帝復親征，師次荅蘭納木兒河，[3]得諜者，知阿魯台遠遁。帝意亦厭兵，乃下詔暴阿魯台罪惡，而宥其所部來降者，止勿殺。車駕還，崩於榆木川。未幾，阿魯台使來貢馬，仁宗已登極，詔納之。自是，歲修職貢如永樂時。

時阿魯台數敗于瓦剌，部曲離散。其屬把的等先後來歸，朝廷皆予官職，賜鈔幣，詔有司給供具。自後來歸者，悉如例。阿魯台日益蹙，乃率其屬東走兀良哈，駐牧遼塞。諸將請出兵掩擊之，帝不聽。

宣德九年，阿魯台復為脫脫不花所襲，妻子死，孳畜略盡，獨與其子失捏干等徙居母納山、察罕腦剌等處。未幾，瓦剌脫懽襲殺阿魯台及失捏干，于是阿魯台子阿卜只俺及其孫妻速木答思等喪敗無依，來乞內附。帝憐而撫之。

阿魯台既死，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朵兒只伯等復為脫脫不花所窘，竄居亦集乃路。外為納款，而數入寇甘、涼。正統元年，將軍陳懋敗朵兒只伯于平川，追及蘇武山，頗有斬獲。二年冬，命都督任禮為總兵官，蔣貴、趙安副之，尚書王驥督師，以便宜行事。明年夏，復敗朵兒只伯等于石城。阿台與朵兒合，復敗之兀魯乃地，追及黑泉，又及之刁力溝，出沙漠千里，東西夾擊，敵幾盡，先後獲其部長一百五十人。於是阿台、朵兒只伯等來歸。

未幾，脫脫不花捕阿台等殺之。脫脫不花者，故元後，韃靼長也。瓦剌脫懽既擊殺阿魯台，悉收其部，兼并賢義、安樂二王之眾，欲自立為可汗。眾不可，乃立脫脫不花，以阿魯台眾屬之，自為丞相，陽推奉之，實不承其號令。

脫懽死，子也先嗣，益桀驁自雄，諸部皆下之，脫脫不花具可汗名而已。脫脫不花歲來朝貢，天子皆厚報之，比諸蕃有加，書稱之曰達達可汗，賜賚并及其妃。十四年秋，也先謀大舉入寇，脫脫不花止之曰：「吾儕服食，多資大明，何忍為此。」也先不聽，曰：「可汗不為，吾當自為。」遂分道，俾脫脫不花侵遼東，而自擁眾從大同入。帝親征之，駕於土木陷焉。景皇帝自監國即位，尊帝為太上皇帝。明年秋，上皇歸自也先所。[4]事載瓦剌傳。

脫脫不花自上皇歸後，修貢益勤。嘗妻也先姊，生子，也先欲立之，不從。也先亦疑其與中國通，將害己，遂治兵相攻。也先殺脫脫不花，收其妻子孳畜，給諸部屬，而自立為可汗。時景皇帝二年也。朝廷稱也先為瓦剌可汗。

未幾，為所部阿剌知院所殺。韃靼部長孛來復攻破阿剌，求脫脫不花子麻兒可兒立之，號小王子。阿剌死，而孛來與其屬毛里孩等皆雄視部中，于是韃靼復熾。

景泰六年遣使入貢。英宗復辟，遣都督馬政往賜故伯顏帖木兒妻幣。孛來留之，而遣使入賀，欲獻璽。帝敕之曰：「璽已非真，即真，亦秦不祥物耳，獻否從爾便。第無留我使，以速爾禍。」時敵數寇威遠諸衞，夏，定遠伯石彪敗之於磨兒山。

天順二年，孛來大舉寇陝西，安遠侯柳溥禦之輒敗，而飾小捷以聞。明年春，敵入安邊營，石彪等破之，都督周賢、[5]指揮李鑑戰死。四年復寇榆林，彰武伯楊信拒卻之。再入，敗之於金雞峪。[6]未幾，復大掠陝西諸邊，廷臣請治各守將罪，帝宥之。五年春，寇入平虜城，誘指揮許顒等入伏，殺之。邊報日亟，命侍郎白圭、都御史王竑往視師。秋，孛來求款，帝使詹昇齎敕往諭。孛來遣使隨昇來貢，請改大同舊貢道，而由陝西蘭縣入，許之。未幾，復糾其屬毛里孩等入河西。明年春，圭等分巡西邊，圭遇敵於固原川，竑遇敵於紅崖子川，皆破之。帝賜璽書獎勵，敕孛來使臣，仍從大同入貢。

時麻兒可兒復與孛來相仇殺。麻兒可兒死，眾共立馬可古兒吉思，[7]亦號小王子。自是，韃靼部長益各專擅。小王子稀通中國，傳世次，多莫可考。孛來等每歲入貢，數寇掠，往來塞下，以西攻瓦剌為辭，又數要劫三衞。七年冬，貢使及關，帝卻之，以大學士李賢言乃止。八年春，御史陳選言：「韃靼部落，孛來最強，又密招三衞諸蕃，相結屯住。去冬來朝，要我賞宴，窺我虛實，其犯邊之情已露。而我邊關守臣，因循怠慢，城堡不修，甲仗不利，軍士不操習，甚至富者納月錢而安閒，貧者迫饑寒而逃竄。邊備廢弛，緩急何恃。乞敕在邊諸臣，痛革前弊。其鎮守、備禦等官，亦宜以時黜陟，庶能者知奮，怠者知警。至阨塞要害之處，或益官軍，或設營堡，或用墩臺，咸須處置得宜，歲遣大臣巡視，庶邊防有備，寇氛可戢。」報聞。

成化元年春，孛來誘兀良哈九萬騎入遼河，武安侯鄭宏禦卻之。秋，散掠延綏。冬，復大入。命彰武伯楊信率山西兵，都御史項忠率陝西兵禦之，少卻。未幾，復渡河曲，圍黃甫川堡，官軍力戰，乃引去。

始，韃靼之來也，或在遼東、宣府、大同，或在寧夏、莊浪、甘肅，去來無常，為患不久。景泰初，始犯延慶，然部落少，不敢深入。天順間，有阿羅出者，率屬潛入河套居之，遂逼近西邊。河套，古朔方郡，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。地在黃河南，自寧夏至偏頭關，延袤二千里，饒水草，外為東勝衞。東勝而外，土平衍，敵來，一騎不能隱，明初守之，後以曠絕內徙。至是，孛來與小王子、毛里孩等先後繼至，擄中國人為鄉導，抄掠延綏無虛時，而邊事以棘。

二年夏，大入延綏。帝命楊信充總兵官，都督趙勝為副，率京軍及諸邊卒二萬人討之。信先以議事赴闕，未至。敵散掠平涼，入靈州及固原，長驅寇靜寧、[8]隆德諸處。冬，復入延綏，參將湯胤績戰死。

未幾，諸部內爭，孛來弒馬可古兒吉思，毛里孩殺孛來，更立他可汗。斡羅出者復與毛里孩相仇殺，[9]毛里孩遂殺其所立可汗，逐斡羅出，而遣使入貢。尋渡河掠大同。三年春，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。會毛里孩再乞通貢，而別部長孛魯乃亦遣人來朝。帝許之，詔永等駐軍塞上。

四年秋，給事中程萬里上言：「毛里孩久不朝貢，窺伺邊疆，其情叵測。然臣度其有可敗者三。近我邊地才二三日程，彼客我主，一也。兼并諸部，馳驅不息，既驕且疲。二也，比來散逐水草，部落四分，兵力不一，三也。宜選精兵二萬，每三千人為一軍，統以驍將，嚴其賞罰，使探毛里孩所在，潛師擣之，破之必矣。」帝壯之，而不能用。冬寇延綏。明年春再入，守將許寧等輒擊敗之。冬復糾三衛入寇，延綏、榆林大擾。

六年春，大同巡撫王越遣遊擊許寧擊敗之；楊信等亦大破之于胡柴溝。時孛魯乃與斡羅出合別部乜加思蘭、孛羅忽亦入據河套，為久居計。延綏告急，帝命永為將軍，以王越參贊軍務，使禦敵。永至，數以捷聞，越等皆陞賞，論功永世侯，而敵據套自如。

七年春，永上戰守二策，廷議以糧匱馬乏，難於進剿，請命邊將慎守禦以圖萬全。于是吏部侍郎葉盛巡邊，偕延綏巡撫余子俊及越議築邊牆，設立臺堡。冬，敵入塞，參將錢亮敗績，越等不能救。兵部尚書白圭請擇遣大將軍專事敵，會盛還，越亦赴京計事，乃集廷議，請大發兵搜套。帝以武靖侯趙輔為將軍，節制諸路，王越仍督師。敵大入延綏，輔不能禦，遂召還，以寧晉伯劉聚代之，聚亦未有功。而毛里孩、孛魯乃、斡羅出稍衰，滿都魯入河套稱可汗，[10]乜加思蘭為太師。

九年秋，滿都魯等與孛羅忽並寇韋州。王越偵知敵盡行，其老弱巢紅鹽池，乃與許寧及遊擊周玉率輕騎晝夜疾馳至，分薄其營，前後夾擊，大破之。復邀擊于韋州。滿都魯等敗歸，孳畜廬帳蕩盡，妻孥皆喪亡，相顧悲哭去。自是，不復居河套，邊患少弭；間盜邊，弗敢大入，亦數遣使朝貢。

初，乜加思蘭以女妻滿都魯，立為可汗。久之殺孛羅忽，并其眾，益專恣。滿都魯部脫羅干、亦思馬因謀殺之。尋滿都魯亦死，諸強酋相繼略盡，邊人稍得息肩。

時中官汪直怙恩用事，思以邊功自樹，王越、朱永附之。十六年春，邊將上言，傳聞敵將渡河，遽以永為將軍。直與越督師至邊，未及期，襲敵於威寧海子，大破之，又敗之于大同。永晉公爵，予世襲，[11]越封威寧伯，直增祿至三百石。未幾詔以越代永總兵。于是亦思馬因等益糾眾盜邊，延及遼塞。秋，敵三萬騎寇大同，連營五十里，殺掠人畜數萬。總兵許寧禦之，兵敗，以捷聞。敵既得利，長驅入順聖川，散掠渾源、朔諸州。宣府巡撫秦紘、總兵周玉力戰卻之。山西巡撫邊鏞，參將支玉等悉力捍禦，敵去輒復來，迄成化末無寧歲。

亦思馬因死，入寇者復稱小王子，又有伯顏猛可王。弘治元年夏，小王子奉書求貢，自稱大元大可汗。朝廷方務優容，許之。自是，與伯顏猛可王等屢入貢，漸往來套中，出沒為寇。八年，北部亦卜剌因王等入套駐牧。于是小王子及脫羅干之子火篩相倚日強，為東西諸邊患。其年，三入遼東，多殺掠。明年，宣、大、延綏諸境俱被殘。

十一年秋，王越既節制諸邊，乃率輕兵襲敵于賀蘭山後，破之。明年，[12]敵擁眾入大同、寧夏境，遊擊王杲敗績，參將秦恭、副總兵馬昇逗遛不進，皆論死。時平江伯陳銳為總兵，侍郎許進督師，久無功，被劾去，以保國公朱暉、侍郎史琳代之，太監苗逵監軍。

十三年冬，小王子復居河套。明年春，吏部侍郎王鏊上禦敵八策：一曰定廟算，二曰重主將，三曰嚴法令，四曰恤邊民，五曰廣招募，六曰用間，七曰分兵，八曰出奇。帝命所司知之。時敵以八千騎東駐遼塞下，攻入長勝堡，殺掠殆盡。秋，暉等以五路之師夜襲敵于河套，斬首三級，驅孳畜千餘歸，賞甚厚。小王子以十萬騎從花馬池、鹽池入，散掠固原、寧夏境，三輔震動，戕殺慘酷。

十五年以戶部尚書秦紘總制陝西。[13]夏，敵入遼東清河堡，至密雲，旋西掠偏頭關。秋，復以五千騎犯遼東長安堡，副總兵劉祥禦之，斬首五十一級，敵乃退。明年，稍靖。

十七年春，敵上書請貢，許之，竟不至；仍入大同殺墩軍，犯宣府及莊浪，守將衞勇、白玉等禦卻之。明年春，敵三萬騎圍靈州，復散掠內地，指揮仇鉞、總兵李祥擊走之。敵大舉入寇宣府，總兵張俊禦之，大敗，裨將張雄、穆榮戰歿。

武宗嗣位，復命暉、琳出禦。冬，敵入鎮夷所，指揮劉經死之。復自花馬池毀垣入，掠

隆德、靜寧、會寧諸處，關中大擾，以楊一清為總制。時正德元年春也。

劉瑾用事，監軍皆閹人，一清不得職去，文貴、才寬相繼受事。二年，敵入寧夏、莊浪及定遼後衞諸境，守將皆逮問。

四年，敵數寇大同。冬，才寬禦敵於花馬池，中伏死。總兵馬昂與別部亦孛來戰于木瓜山；勝之，斬三百六十五級，獲馬畜六百餘，軍器二千九百餘。

明年，北部亦卜剌與小王子仇殺。亦卜剌竄西海，阿爾禿厥與合，逼脅洮西屬番，屢入寇。巡撫張翼、總兵王勛不能制，漸深入，邊人苦之。八年夏，擁眾來川，遣使詣翼所，乞邊地駐牧修貢。翼啗以金帛，令遠徙，亦卜剌遂西掠烏斯藏，據之。自是，洮、岷、松潘無寧歲。

小王子數入寇，殺掠尤慘。復以五萬騎攻大同，趣朔州，掠馬邑。帝命咸寧侯仇鉞總兵禦之，戰于萬全衞，斬三級，而所失亡十倍，以捷聞。明年秋，敵連營數十，寇宣、大塞，而別遣萬騎掠懷安。總制叢蘭告急，命太監張永督宣、大、延綏兵，都督白玉為大將，協蘭守禦，京師戒嚴。已，敵踰懷安趣蔚州，至平虜城南，蘭等預置毒飯於田間如農家餉，而設伏以待。敵至，中毒，伏猝發，多死者。其年，小王子部長卜兒孩以內難復奔據西海，出沒寇西北邊。

十一年秋，小王子以七萬騎分道入，與總兵潘浩戰于賈家灣。浩再戰再敗，裨將朱春、王唐死之。張永遇於老營坡，被創走居庸。敵遂犯宣府，凡攻破城堡二十，殺掠人畜數萬。浩奪三官，諸將降罰有差。

十二年冬，小王子以五萬騎自榆林入寇，圍總兵王勛等於應州。帝幸陽和，親部署，督諸將往援，殊死戰，敵稍卻。明日復來攻，自辰至酉，戰百餘合，敵引而西，追至平虜、朔州，值大風黑霧，晝晦，帝乃還，命宣捷於朝。是後歲犯邊，然不敢大入。

嘉靖四年春，以萬騎寇甘肅。總兵姜奭禦之於苦水墩，斬其魁。明年犯大同及宣府，亦卜剌復駐牧賀蘭山後，數擾邊。明年春，小王子兩寇宣府。參將王經、關山先後戰死。[14]秋，以數萬騎犯寧夏塞，尚書王憲以總兵鄭卿等敗之，斬三百餘級。明年春，掠山西。夏，入大同中路，參將李蓁禦卻之。冬，復寇大同，指揮趙源戰死。

十一年春，小王子乞通貢，未得命，怒，遂擁十萬騎入寇。總制唐龍請許之，帝不聽。龍連戰，頗有斬獲。

時小王子最富強，控弦十餘萬，多畜貨貝，稍厭兵，乃徙幕東方，稱土蠻，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甚眾。曰吉囊、曰俺答者，於小王子為從父行，據河套，雄黠喜兵，為諸部長，相率躪諸邊。

十二年春，吉囊擁眾屯套內，將犯延綏，邊臣有備，乃突以五萬騎渡河西，襲亦不剌、卜兒孩兩部，大破之。卜兒孩為莊、寧邊患久，亦郎骨、土魯番諸蕃皆苦之，嘗因屬番帖木哥求貢市，朝廷未之許。至是唐龍以卜兒孩衰敗遠徙，西海獲寧，請無更議款事。

吉囊等既破西海，旋竊入宣府永寧境，大掠而去。冬，犯鎮遠關，總兵王效、副總兵梁震敗之於柳門，又追敗之於蜂窩山，敵溺水死者甚眾。明年春，寇大同。秋，復由花馬池入犯，梁震及總兵文劉拒卻之。

十五年夏，吉囊以十萬眾屯賀蘭山，分兵寇涼州，副總兵王輔禦之，斬五十七級。又入莊浪境，總兵姜奭遇之於分水嶺，三戰三勝之。又入延綏及寧夏邊。冬，復犯大同，入掠宣、大塞，總制侍郎劉天和、總督尚書楊守禮及巡撫都御史楚書悉力禦之。

十九年秋，書以總兵白爵等三敗敵於萬全右衛境，斬百餘級。天和以總兵周尚文大破敵於黑水苑，斬吉囊子小十王。明年春，守禮以總兵李義禦敵於鎮朔堡，以總兵楊信禦敵於甘肅，皆勝之。

秋，俺答及其屬阿不孩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，巡撫史道以聞，詔卻之。以尚書樊繼祖督宣、大兵，懸賞格購俺答、阿不孩首。遂大舉內犯，俺答下石嶺關，趣太原。吉囊由平虜衛入掠平定、壽陽諸處。總兵丁璋、遊擊周宇戰死，諸將多獲罪，繼祖獨蒙賞。

二十一年夏，敵復遣天爵求貢。大同巡撫龍大有誘縛之，上之朝，詭言用計擒獲。帝悅，擢大有兵部侍郎，邊臣陞賞者數十人，磔天爵於市。敵怒，入寇，掠朔州，抵廣武，由太原南下，沁、汾、襄垣、長子皆被殘；復從忻、崞、代而北，屯祁縣。參將張世忠力戰，敵圍之數重。自巳至申，所殺傷相當。已而世忠矢盡見殺，百戶張宣、張臣俱死，敵遂從雁門故道去。秋，復入朔州。吉囊死，諸子狼台吉等散處河西，勢既分，俺答獨盛，歲數擾延綏諸邊。

二十三年冬，小王子自萬全右衛入，至蔚州及完縣。京師戒嚴。

二十四年秋，俺答犯延綏及大同，總兵張達拒卻之。又犯鵝鴿峪，參將張鳳、指揮劉欽、千戶李瓚、生員王邦直等皆戰死。會總督侍郎翁萬達、總兵周尚文嚴兵備陽和，敵引去。明年夏，俺答復遣使詣大同塞，求貢，邊卒殺之。秋，復來請，萬達再疏以聞，帝不許。敵以十萬騎西入保安，掠慶陽、環縣而東，以萬騎寇錦、義。總督三邊侍郎曾銑率參將李珍等直擣敵巢於馬梁山後，斬百餘級，敵始退。

銑議復河套，大學士夏言主之。帝方嚮用言，令銑圖上方略，以便宜從事。明年夏，萬達復言：「敵自冬涉春屢求貢，詞恭，似宜許。」不聽，責萬達罔瀆。銑鳩兵繕塞，輒破敵。既而帝意中變，言與銑竟得罪，斬西市。敵益蓄忿思逞，廷臣不敢言復套事矣。

二十八年春，犯宣府滴水崖。把總指揮江瀚、董暘戰死，全軍覆，遂犯永寧、大同。總兵周尚文禦之於曹家莊，大敗之，斬其魁。會萬達自懷來赴援，宣府總兵趙國忠聞警，亦率千騎追擊，復連敗之。是歲，犯西塞者五。

二十九年春，俺答移駐威寧海子。夏，犯大同，總兵張達、林椿死之。敵引去，傳箭諸部大舉。秋，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，都御史王汝孝率薊鎮兵禦之。敵陽引滿內嚮，而別遣精騎從間道潰牆入。汝孝兵潰，遂大掠懷柔，圍順義，抵通州，分兵四掠，焚湖渠馬房。畿甸大震。

敵大眾犯京師，大同總兵咸寧侯仇鸞、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等，各以勤王兵至。帝拜鸞為大將軍，使護諸軍。鸞與守謙皆懦懦不敢戰，兵部尚書丁汝夔恇擾不知所為，閉門守。敵焚掠三日夜，引去。帝誅汝夔及守謙。敵將出白羊口，鸞尾之。敵猝東返，鸞出不意，兵潰，死傷千餘人。敵乃徐由古北口出塞。諸將收斬遺屍，得八十餘級，以捷聞。

方俺答薄都城時，縱所擄馬房內官楊增持書入城求貢。輔臣徐階等謂當以計款之，諭令退屯塞外，因邊臣以請。俺答歸，遣子脫脫陳款。時鸞方用事，乃議開馬市以中敵。兵部郎中楊繼盛上疏爭之，不得。明年春，以侍郎史道泣其事，給白金十萬，開市大同，次及延、寧。叛人蕭芹、呂明鎮者，故以罪亡入敵，挾白蓮邪教，與其黨趙全、丘富、周原、喬源諸人導俺答為患。俺答市畢，旋入掠。邊臣責之，以芹等為詞。芹詭有術，能墮城。敵試之不驗，遂縛芹及明鎮，而全、富等竟匿不出。俺答復請以牛馬易粟豆，

求職役誥敕，又潛約河西諸部內犯，墮諸邊垣。帝惡之，詔罷馬市，召道還。自是，敵日寇掠西邊，邊人大困。

三十一年春，敵二千騎寇大同，指揮王恭禦之於平川墩，戰死。夏，東入遼塞，圍百戶常祿，指揮姚大謨、劉棟、劉啟基等於三道溝，四人皆戰沒。備禦指揮王相赴援，大戰於寺兒山，殺傷相當，敵舍去。千戶葉廷瑞率百人助相。明日，相裹創復邀敵於蠟黎山，殊死鬬，矢竭，遂與麾下將士三百人皆死之。廷瑞被創死復蘇，敵亦引退。其年，凡四犯大同，三犯遼陽，一犯寧夏。明年春，犯宣府及延綏。夏，犯甘肅及大同。守將禦之輒敗。秋，俺答復大舉入寇，下渾源、靈丘、廣昌，急攻插箭、浮圖等峪。固原遊擊陳鳳、寧夏遊擊朱玉率兵赴援，大戰卻之。敵分兵東犯薊，西掠代、繁畤。已，駐鄗、延二十日，延慶諸城屠掠幾徧，乃移營中部，以瞷涇、原，會久雨乃去。時小王子亦乘隙為寇，犯宣府赤城。未幾，俺答復以萬騎入大同，縱掠至八角堡。巡撫趙時春禦之，遇敵於大蟲嶺，總兵李涞戰死，軍覆，時春僅以身免。

三十三年春，入宣府柴溝堡。夏，復犯寧夏，大同總兵岳懋中伏死。秋，攻薊鎮牆，百道並進。警報日數十至，京師戒嚴。總督楊博悉力拒守，募死士夜砍其營，敵驚擾乃遁。明年數犯宣、薊，參將趙傾葵、李光啟、丁碧先後戰死。朝廷再下賞格，購俺答首，賜萬金，爵伯；獲丘富、周原者三百金，授三品武階。時富等在敵，招集亡命，居豐州，築城自衛，搆宮殿，墾水田，號曰板升。板升，華言屋也。趙全教敵，益習攻戰事。俺答愛之甚，每入寇必置酒全所，問計。

三十五年夏，敵三萬騎犯宣府。遊擊張紘迎戰，敗死。冬，掠大同邊，繼掠陝西環、慶諸處，守將孫朝、袁正等卻之。其年，土蠻再犯遼東。

明年，敵以二萬騎分掠大同邊，殺守備唐天祿、把總汪淵。俺答弟老把都復擁眾數萬入河流口，犯永平及遷安，副總兵蔣承勛力戰死。夏，突犯宣府馬尾梁，參將祁勉戰死。秋，復入大同右衛境，攻毀七十餘堡，所殺擄甚眾。冬，俺答子辛愛有妾曰桃松寨，私部目收令哥，懼誅來降。總督楊順自詡為奇功，致之闕下。辛愛來索不得，乃縱掠大同諸墩堡，圍右衛數匝。順懼，乃詭言敵願易我以趙全、丘富。本兵許論以為便，乃遣桃松寨夜逸出塞，紿之西走，陰告辛愛，辛愛執而戮之。敵狎知順無能，圍右衛益急，更分兵犯宣、薊鎮。西鄙震動，右衛烽火斷絕者六閱月。大學士嚴嵩與許論議，欲棄右衛。帝不聽，詔諸臣發兵措餉，而以兵部侍郎江東代順。時故將尚表以餽餉入圍城，悉力捍禦，粟盡食牛馬，徹屋為薪，士卒無變志。表時出兵突戰，獲俺答孫及壻與其部將各一

人。會帝所遣侍郎江東及巡撫楊選、總兵張承勳等各嚴兵進，圍乃解。復掠永昌、涼州及宣府赤城，圍甘州十四日始退。土蠻亦數寇遼東。

三十八年春，老把都、辛愛謀大舉入犯，駐會州，使其諜詭稱東下。總督王忬不能察，遽分兵而東，號令數易，敵遂乘間入薊鎮潘家口，忬得罪。夏，犯大同，轉掠宣府東西二城，駐內地旬日，會久雨乃退。

三十九年，敵聚眾喜峰口外，窺犯薊鎮。大同總兵劉漢出擣其帳於灰河，敵稍遠徙。秋，漢復與參將王孟夏等擣豐州，擒斬一百五十人，焚板升略盡。是歲，寇大同、延綏、薊、遼邊無虛日。明年春，敵自河西踏冰入寇，守備王世臣、千戶李虎戰死。秋，犯宣府及居庸。冬，掠陝西、寧夏塞。已，復分兵而東，陷蓋州。

四十一年夏，土蠻入撫順，為總兵黑春所敗。冬，復攻鳳凰城，春力戰二日夜，死之。海金殺掠尤甚。冬，俺答數犯山西、寧夏塞。[15]延綏總兵趙岢分部銳卒，令裨將李希靖等東出神木堡，擣敵帳於半坡山，徐執中等西出定邊營，擊敵騎於砉麥湖，皆勝之，斬一百十九級。

四十二年春，敵入宣府滴水崖，劉漢卻之。敵遂引而東，數犯遼塞。秋，總兵楊照敗死。時薊遼總督楊選囚縶三衛長通罕，令其諸子更迭為質。通罕者，辛愛妻父也，冀以牽制辛愛，三衛皆怨。冬，大掠順義、三河。諸將趙溱、孫臏戰死，京師戒嚴。大同總兵姜應熊禦之於密雲，敗之，敵退。詔誅選。明年，土蠻入遼東，都御史劉燾上諸將守禦功，言海水暴漲，敵騎多沒者。帝曰：「海若效靈。」下有司祭告，燾等皆有賞。冬，敵犯陝西，大掠板橋、響閘兒諸處。

四十四年春，犯遼東寧前小團山，參將線補袞、遊擊楊維藩死之。夏，犯肅州，總兵劉承業禦之，再戰皆捷。秋，俺答子黃台吉帥輕騎，自宣府洗馬林突入，散掠內地。把總姜汝棟以銳卒二百伏暗莊堡，猝遇台吉，搏之。台吉墮馬，為所部奪去。台吉受傷，越日始甦。明年，俺答屢犯東西諸塞。夏，清河守備郎得功扼之張能峪口，勝之。冬，大同參將崔世榮禦敵於樊皮嶺，及子大朝、大賓俱戰死。時丘富死，趙全在敵中益用事，尊俺答為帝，治宮殿。期日上棟，忽大風，棟墜傷數人。俺答懼，不敢復居。兵部侍郎譚綸在薊鎮善治兵，全乃說俺答無輕犯薊，大同兵弱，可以逞。

隆慶元年，俺答數犯山西。秋，復率眾數萬分三道入井坪、朔州、老營、偏頭關諸處。

邊將不能禦，遂長驅攻岢嵐及汾州，破石州，殺知州王亮采，屠其民，復大掠孝義、介休、平遙、文水、交城、太谷、隰州間，男女死者數萬。事聞，諸邊臣罰治有差。而三衛勾土蠻同時入寇，薊鎮、昌黎、撫寧、樂亭、盧龍，皆被蹂躪。遊騎至灤河，京師震動，三日乃引去。諸將追之，敵出義院口。會大霧，迷失道，墮棒槌崖中，人馬枕藉，死者頗眾，諸將乃趨割其首。

二年，敵犯柴溝，守備韓尚忠戰死。時兵部侍郎王崇古鎮西邊，總兵李成梁守遼東，數以兵邀擊於塞外。敵知有備，入寇稍稀。

四年秋，黃台吉寇錦州，總兵王治道、參將郎得功以十餘騎入敵死。冬，俺答有孫曰把漢那吉者，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，幼孤，育於俺答妻所。既長，娶婦比吉。把漢復聘襖兒都司女，即俺答外孫女，貌美，俺答奪之。把漢恚，遂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。大同巡撫方逢時受之，以告總督王崇古。崇古上言：「把漢來歸，非擁眾內附者比，宜給官爵，豐館餼，飭輿馬，以示俺答。俺答急，則使縛送板升諸叛人；不聽，即脅誅把漢牽沮之；又不然，因而撫納，如漢置屬國居烏桓故事，使招其故部，徙近塞。俺答老且死，黃台吉立，則令把漢還，以其眾與台吉抗，我按兵助之。」詔可，授把漢指揮使，阿力哥正千戶。

俺答方西掠吐番，聞之亟引還，約諸部入犯，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。敵使來請命，崇古遣譯者鮑崇德往，言朝廷待把漢甚厚，第能縛板升諸叛人趙全等，旦送至，把漢即夕返矣。俺答大喜，屏人語曰：「我不為亂，亂由全等。若天子幸封我為王，長北方諸部，孰敢為患。即死，吾孫當襲封，彼衣食中國，忍倍德乎？」乃益發使與崇德來乞封，且請輸馬，與中國鐵鍋、布帛互市，隨執趙全、李自馨等數人來獻。崇古乃以帝命遣把漢歸，把漢猶戀戀，感泣再拜去。俺答得孫大喜，上表謝。

崇古因上言：「朝廷若允俺答封貢，諸邊有數年之安，可乘時修備。設敵背盟，吾以數年蓄養之財力，從事戰守，愈於終歲奔命，自救不暇者矣。」復條八事以請。一，議封號官爵。諸部行輩，俺答為尊，宜錫以王號，給印信。其大枝如老把都、黃台吉及吉囊長子吉能等，俱宜授以都督。弟姪子孫如兀慎打兒漢等四十六枝，授以指揮。其俺答諸壻十餘枝，授以千戶。一，定貢額。每歲一入貢，俺答馬十匹，使十人。老把都、吉能、黃台吉八匹，使四人。諸部長各以部落大小為差，大者四匹，小者二匹，使各二人。通計歲貢馬不得過五百匹，使不得過百五十人。馬分三等，上駟三十進御，餘給價有差，老瘠者不入。其使，歲許六十人進京，餘待境上。使還，聽以馬價市繒布諸物。給酬賞，

其賞額視三衞及西蕃諸國。一，議貢期、貢道。以春月及萬壽聖節四方來同之會，使人馬匹及表文自大同左衞驗入，給犒賞。駐邊者，分送各城撫鎮驗賞。入京者，押送自居庸關入。一，立互市。其規如弘治初，北部三貢例。蕃以金、銀、牛馬、皮張、馬尾等物，商販以緞紬、布匹、釜鍋等物。開市日，來者以三百人駐邊外，我兵五百駐市場，期盡一月。市場，陝西三邊有原立場堡，大同應於左衞北威遠堡邊外，宣府應於萬全右衞、張家口邊外，山西應於水泉營邊外。一，議撫賞。守市兵人布二匹，部長緞二匹、紬二匹。以好至邊者，酌來使大小，量加賞犒。一，議歸降。通貢後，降者不分有罪無罪，免收納。其華人被擄歸正者，查別無竊盜，乃許入。一，審經權。一，戒狡飾。

疏入，下廷臣議。帝終從崇古言，詔封俺答為順義王，賜紅蟒衣一襲；昆都力哈、[16]黃台吉授都督同知，各賜紅獅子衣一襲、綵幣四表裏；賓兔台吉等十人，授指揮同知；那木兒台吉等十九人，授指揮僉事；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，授正千戶；阿拜台吉等十二人，授副千戶；恰台吉等二人，授百戶。昆都力哈，即老把都也。兵部採崇古議，定市令。秋市成，凡得馬五百餘匹，賜俺答等綵幣有差。西部吉能及其姪切盡等亦請市，詔予市紅山墩暨清水營。市成，亦封吉能為都督同知。已而俺答請金字經及剌麻僧，詔給之。崇古復請玉印，詔予鍍金銀印。俺答老佞佛，復請於海南建寺，詔賜寺額仰華。俺答常遠處青山，二子，曰賓兔，居松山，直蘭州之北，曰丙兔，居西海，直河州之西，並求互市，多桀驁。俺答諭之，亦漸馴。

自是，約束諸部無入犯，歲來貢市，西塞以寧。而東部土蠻數擁眾寇遼塞。總兵李成梁敗之於卓山，[17]斬五百八十餘級，守備曹簠復敗之於長勝堡。神宗即位，頻年入犯。

萬曆六年，成梁率遊擊秦得倚等擊敵於東昌堡，斬部長九人，餘級八百八十四，總督梁夢龍以聞。帝大悅，祭告郊廟，御皇極門宣捷。

七年冬，土蠻四萬騎入錦川營。夢龍、成梁及總兵戚繼光等已預受大學士張居正方略，併力備禦，敵始退。自是，敵數入，成梁等數敗之，輒斬其巨魁，又時襲擊於塞外，多所斬獲。敵畏之，少戢，成梁遂以功封寧遠伯。

俺答既就市，事朝廷甚謹。部下卒有掠奪邊氓者，必罰治之，且稽首謝罪，朝廷亦厚加賞賚。十年春，俺答死，帝特賜祭七壇、綵緞十二表裏、布百匹，示優恤。其妻哈屯率子黃台吉等，上表進馬謝，復賜幣布有差。封黃台吉為順義王，改名乞慶哈。立三歲而死，朝廷給恤典如例。

十五年春，子擄力克嗣。其妻三娘子，故俺答所奪之外孫女而為婦者也，歷配三王，主兵柄，為中國守邊保塞，眾畏服之，乃敕封為忠順夫人，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二十年。及擄力克西行遠邊，而套部莊禿賴等據水塘，卜失兔、火落赤等據莽剌、捏工兩川，數犯甘、涼、洮、岷、西寧間。他部落亡慮數十種，出沒塞下，順逆不常。帝惡之，十九年詔並停擄力克市賞。已而擄力克叩邊輸服，率眾東歸，獨莊禿賴、卜失兔等寇抄如故。其年冬，別部明安、土昧分犯榆林邊，總兵杜桐禦之，斬獲五百人，殺明安。

二十年，寧夏叛將哱拜等勾卜失兔、莊禿賴等，大舉入寇，總兵李如松擊敗之。二十二年，延綏巡撫李春光奏：「套部納款已久，自明安被戮而寇恨深，西夏黨逆而貢市絕，延鎮連年多事。今東西各部皆乞款，而卜失兔挾私叵測，邊長兵寡，制禦為難。宜察敵情，審時勢。敵入犯則血戰，偶或小失，應寬吏議。倘敵真心效順，相機議撫，不可忘戰備也。」帝命兵部傳飭各邊。秋，卜失兔入固原，遊擊史見戰死。延綏總兵麻貴禦之，閱月始退。全陝震動。其年，東部炒花犯鎮武堡，總兵董一元與戰，大破之。明年春，松部宰僧等犯陝西，總督葉夢熊督卻之。秋，海部永邵卜犯西寧，總督三邊李旺檄參將達雲、[18]遊擊白澤暨馬其撒、卜爾加諸屬番，設伏邀擊，大敗之，斬六百八十三級。捷聞，帝大悅，且以屬番效命，追敘前總制鄭雒功，賞賚並及雒。

二十四年春，總督李[日+攵]以勁兵分三道出塞，襲卜失兔營，共斬四百九級，獲馬畜器械數千。火落赤部眾復窺伺洮州，[日+攵]遣參將周國柱等擊之於莽剌川腦，斬一百三十六級。秋，著力兔、阿赤兔、火落赤等合謀犯西邊，炒花亦擁眾犯廣寧，守將皆嚴兵卻之。二十五年秋，海部寇甘鎮，官軍擊走之。冬，炒花糾土蠻諸部寇遼東，殺掠無算。明年夏，復寇遼東，總兵李如松遠出擣巢，死之。冬，[日+攵]等分道出襲火落赤等於松山，走之，復其地。

二十七年詔復擄力克市賞。時[日+攵]等築松山，諸部紛叛，延、寧守臣共擊之，殺獲甲首幾三千。明年，著力兔、宰僧、莊禿賴等乞通款，不許。邊臣王見賓等復為請，詔復套部貢市。

三十一年，海部數入陝西塞，兵備副使李自實，總兵蕭如薰、達雲等，擊走之。三十三年夏，東部宰賽誘殺慶雲堡守禦熊鑰，詔革其市賞。

三十五年夏，總督徐三畏言：「河套之部與河東之部不同。東部事統於一，約誓定，歷

三十年不變。套部分四十二枝，各相雄長，卜失兔徒建空名於上。西則火落赤最狡，要挾最無厭；中則擺言太以父明安之死，無歲不犯；東則沙計爭為監市，與炒花朋逞。西陲搶攘非一日矣。然眾雖號十萬，分為四十二枝，多者不過二三千騎，少者一二千騎耳。宜分其勢，納其款，俾先順者獲賞，後至者拒剿。仍須主戰以張國威。」時已許宰賽及火落赤諸部復貢市矣。

未幾，撦力克死，未有嗣，忠順夫人率所部仍效貢職。西部銀定、歹青數擁眾犯東西邊。延綏部猛克什力亦以挾賞故，常沿邊抄掠。卜失兔欲婚於忠順，忠順拒之。其所部素囊台吉、五路台吉等，各不相下，封號久未定。四十一年，卜失兔始婚於忠順，東、西諸部長皆具狀為請封。忠順夫人旋卒，詔封卜失兔為順義王，而以把漢比吉素效恭順，封忠義夫人。卜失兔為撦力克孫，襲封時，已少衰，所制止山、大二鎮外十二部。其部長五路、素囊及兀慎台吉等，兵力皆與順義埒。朝廷因宣大總督涂宗濬言，各予陞賞如例。

其年，炒花糾虎墩兔三犯遼東。虎墩兔者，居插漢兒地，亦曰插漢兒王子，元裔也。其祖打來孫始駐牧宣塞外，俺答方強，懼為所併，乃徙帳於遼，收福餘雜部，數入掠薊西，四傳至虎墩兔，遂益盛。明年夏，炒花復合宰賽、煖兔以三萬騎入掠，至平虜、大寧。既求撫賞，許之。

四十二年，猛克什力寇懷遠及保寧。延綏總兵官秉忠等破之，斬二百二十一級。明年，插部數犯遼東。已，掠義州，攻陷大安堡，兵民死者甚眾。

四十四年，總兵杜文煥數破套部猛克什力等於延綏邊，火落赤、擺言太及吉能、切盡、歹青、沙計東西諸部皆懼，先後來請貢市。

四十六年，我大清兵起，略撫順及開原，插部乘隙擁眾挾賞。西部阿暈妻滿旦亦以萬騎自石塘路入掠薊鎮白馬關及高家、馮家諸堡。遊擊朱萬良禦之，被圍。羽書日數十至，中外戒嚴。頃之，滿旦亦叩關乞通貢。

四十七年，大清兵滅宰賽及北關金台什、布羊古等。金台什孫女為虎墩兔婦，於是薊遼總督文球、巡撫周永春等以利啗之，俾聯結炒花諸部，以捍大清兵，給白金四千。明年，為泰昌元年，加賞至四萬。虎乃揚言助中國，邀索無厭。

天啟元年秋，吉能犯延綏邊，榆林總兵杜文煥擊敗之。明年春，復大掠延安黃花峪，深

入六百里，殺掠居民數萬。三年春，銀定糾眾再掠西邊，官軍擊敗之。明年春，復謀入故巢，犯松山，為守臣馮任等所敗。夏，遂糾海西古六台吉等犯甘肅，總兵董繼舒擊之，斬三百餘級。其年，歹青以領賞譁於邊，邊人格殺之。歹青，虎墩兔近屬也，邊臣議歲給償命銀一萬三千有奇，而虎怏怏，益思颺去。未幾，大清兵襲破炒花，所部皆散亡，半歸於插漢。時卜失兔益衰，號令不行於諸部，部長干兒罵等歲數犯延綏諸邊。七慶台吉及敖目比吉、毛乞炭比吉等，亦各擁眾往來窺伺塞下。

崇禎元年，虎墩兔攻哈喇嗔及白言台吉、卜失兔諸部，皆破之，遂乘勝入犯宣、大塞。秋，帝御平臺，召總督王象乾，詢以方略，象乾對言：「禦插之道，宜令其自相攻。今卜失兔西走套內，白台吉挺身免，而哈喇嗔所部多被擄，不足用。永邵卜最強，約三十萬人，合卜失兔所部幷聯絡朵顏三十六家及哈喇嗔餘眾，可以禦插漢。然與其搆之，不如撫而用之。」帝曰：「插漢意不受撫，奈何？」對曰：「當從容籠絡。」帝曰：「如不款何？」象乾復密奏，帝善之，命往與督師袁崇煥共計。象乾至邊，與崇煥議合，皆言西靖而東自寧，虎不款，而東西並急，因定歲予插金八萬一千兩，以示羈縻。

大同巡撫張宗衡上言：「插來宣、大，駐新城，去大同僅二百里，三閱月未敢近前，飢餓窮乏，插與我等耳。插恃撫金為命，兩年不得，資用已竭，食盡馬乏，暴骨成莽。插之望款不啻望歲，而我遺之金繒、牛羊、茶果、米穀無算，是我適中其欲也。插怠傲悖慢，耳目不忍睹聞，方急款尚如是。使插士馬豐飽，其憑陵狂逞，可勝道哉。」象乾言：「款局垂成而復芟之，既示插以不信，亦非所以為國謀。」疏入，帝是象乾議，詔宗衡毋得異同。

明年秋，虎復擁眾至延綏紅水灘，乞增賞未遂，即縱掠塞外，總兵吳自勉禦卻之。既而東附大清兵攻龍門。未幾，為大清兵所擊。六年夏，插漢聞大清兵至，盡驅部眾渡河遠遁。是時，韃靼諸部先後歸附於大清。明年，大清兵遂大會諸部於兀蘇河南岡，頒軍律焉。而虎已卒，乃追至上都城，盡俘插漢妻孥部眾。

其後，套部歲入寧夏、甘、涼境，巡撫陳奇瑜、總兵馬世龍、督師洪承疇等輒擊敗之。套部干兒罵，亦為總兵尤世祿所斬。迄明世，邊陲無寧，致中原盜賊蜂起。當事者狃與俺答等貢市之便，見插之恣於東也，謂歲捐金錢數十萬，冀苟安旦夕，且覬收之為用，而卒不得。迨其後也，明未亡，而插先斃，諸部皆折入於大清。國計愈困，邊事愈棘，朝議愈紛，明亦遂不可為矣。

韃靼地，東至兀良哈，西至瓦剌。當洪、永、宣世，國家全盛，頗受戎索，然畔服亦靡常。正統後，邊備廢弛，聲靈不振。諸部長多以雄傑之姿，恃其暴強，迭出與中夏抗。邊境之禍，遂與明終始云。

註釋

↑ 俘宗王慶孫　慶孫，本書卷一二五常遇春傳、太祖實錄卷四二洪武二年六月己卯條都作「慶生」。

↑ 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參將　李遠，原作「李達」，據本書卷六成祖紀、卷一〇六功臣世表、卷一四五丘福傳附李遠傳，太宗實錄卷六五永樂七年七月癸酉條改。

↑ 師次荅蘭納木兒河　荅蘭納木兒河，原作「蘭荅納木兒河」，據本書卷七成祖紀、卷一五六金忠傳，太宗實錄一二九永樂二十二年四月庚午條改。

↑ 明年秋上皇歸自也先所　「明年」二字，原置於「十四年秋」之後，「景皇帝自監國即位」之上，即成為十四年之「明年」景帝即位。按景帝即位在正統十四年九月癸未，英宗之歸在景泰元年八月丙戌，「明年」兩字顯係誤置。今據本書卷一一景帝紀、英宗實錄卷一八三改正，移「明年」二字於「尊帝為太上皇帝」之下。

↑ 都督周賢　周賢，原作「周顏」，據本書卷一二英宗後紀、卷一七四周賢傳，英宗實錄卷二九九天順三年正月甲辰條改。

↑ 敗之於金雞峪　金雞峪，原作「金鷄峪」，據本書卷一七三楊信傳、明史稿傳二〇一韃靼傳、英宗實錄卷三一一天順四年正月戊子條改。

↑ 眾共立馬可古兒吉思　馬可古兒吉思，原「可古」二字誤倒作「馬古可兒吉思」。今據下文及英宗實錄卷三五二天順七年五月癸丑條、卷三五三天順七年六月丁亥條改。

↑ 長驅寇靜寧　靜寧，原作「寧靜」，本書卷一七八項忠傳、憲宗實錄卷三三成化二年八月乙丑條都作「靜寧」。按本書卷四二地理志，靜寧州與隆德縣均隸陝西平涼府。作「靜寧」是，據改。

↑ 斡羅出者復與毛里孩相仇殺　斡羅出，本卷上文及本書卷一三憲宗紀、卷一七一王越傳、卷一七三朱謙傳附永傳都作「阿羅出」。

↑ 滿都魯入河套稱可汗　滿都魯，原作「滿魯都」，據本書卷一三憲宗紀、卷一五五劉聚傳、卷一七一王越傳，憲宗實錄卷一二一成化九年十月壬申條改。下同。

↑ 永晉公爵予世襲　此繫於成化十六年春，本書卷一四憲宗紀、憲宗實錄卷一九八繫於成化十五年十二月辛未。本書卷一七三朱謙傳附永傳作十五年冬，又稱十六年春出師無功。

↑ 明年　指弘治十二年。按傳文在本年內所記事件，都見於本書卷一五孝宗紀弘治十三年。

↑ 十五年以戶部尚書秦紘總制陝西　本書卷一五孝宗紀、孝宗實錄卷一七九都繫於十四年九月甲辰。本書卷一七八秦紘傳也作「十四年」。

↑ 參將王經關山先後戰死　關山，原作「開山」，據本書卷一七世宗紀、世宗實錄卷七四嘉靖六年三月庚辰條改。

↑ 冬復攻鳳凰城春力戰二日夜死之〈至〉冬俺答數犯山西寧夏塞　「冬」字重出，上「冬」字疑誤。按黑春之死在夏季，見世宗實錄五〇九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壬子條。據本書行文例，上「冬」字應作「已」字。

↑ 昆都力哈　本書卷二二二王崇古傳作「昆都力」。

↑ 總兵李成梁敗之於卓山　卓山，原作「車山」，據本書卷二三八李成梁傳、明史稿傳二〇一韃靼傳、穆宗實錄卷六四隆慶五年十二月辛亥條改。

↑ 總督三邊李旼檄參將達雲　李旼，原作「李收」。本傳下文及明史稿傳二〇一韃靼傳統作「李旼」，今據改。本書卷二二八魏學曾傳、神宗實錄卷二八四萬曆二十三年四月己未條都作「李汶」。